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五

白下蔡 晁元放甫評點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僂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桓此出事事處置妥當深得盟主之體不愧爲五霸之首如
魯願從征則以險遠而不肯勞其跋涉燕人願爲前隊則以方
經兵困而不肯令其衝鋒分屯于葵茲委鮑叔牙以轉運安放
穩寔付托得人也休兵三日汰疲用精恤軍力也不戮降夷一
一撫慰收戎心也追逐山戎直搗孤竹不立夷種以益燕封一
勞永逸之計也教燕修貢長爲周藩小泉之田以畀無終親斬
答里錄恤高黑契惜叔牙賞當功而罰當罪仍不失尊周之名

盟主之事也不惜割地以成禮不愛鹵獲以酬親過而得經厚而不吝也如此行事五霸之中罕有其匹五霸桓文爲盛齊桓又正于晉文至聖之言固無虛譽而桓公之所以得至于此其亦漸染于管甯之故歟

管子一生用兵這次寔爲大戰看他處處精密處處謹慎用計用力無不得宜眞是大將之才

管子天下奇才兵法亦所素講而伐戎之役幾乎數陷于危可見兵之危事曷可以輕試也哉

老馬識途蟻穴知水俱從博物中得來今人但只在平章摘句嗤博物爲無用不知倘遇疑難之事其將何以自全也

話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國於今段 令支音零軟卽今永平府遷安縣地亦曰離支其

西爲燕其東南爲齊晉令支界于三國之間恃其地險兵強不臣不

貢屢犯中國先時曾侵齊界為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圖伯遂

統茂兵萬騎侵擾燕國欲絕其過齊之路燕莊公抵敵不佳遣人走

間道告急于齊齊桓公問于管仲管仲對曰方今為患南有楚北有

戎西有狄此皆中國之憂盟主之責也可見盟主原不是好做的即我不病燕猶

思膺之况燕人被師又求救乎桓公乃率師救燕師過濟水魯莊公

迎之于魯濟濟水界齊魯之中西為魯濟東為齊濟桓公告以伐戎之事魯侯曰君剪

豺狼以靖北方敝邑均受其賜豈唯燕人寡人願索敝賦以從一個願去

願去桓公曰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君玉趾一個不要他去不要他去的不

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于君未晚魯侯曰敬諾桓公別了

魯侯望西北進發却說令支子名密盧踈躡燕境已及二月擄掠子

女不可勝計聞齊師大至解圍而去桓公兵至薊門關古燕地今薊州燕莊

公出迎謝齊侯遠救之勞管仲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我兵若

退我兵必然又來

不經挑折斷不休心小

不如乘此伐之以除一方

之患可也桓公曰善燕莊公請率本國之兵爲前隊

一個願出力

公曰燕方經兵因何忍復令衝鋒

一個不要出力

又不要得又是君姑將後軍爲寡

人聲勢足矣燕莊公曰此去東八十里國名無終

今玉田縣地

雖戎種不

附山戎可以招致使爲嚮道桓公乃大出金帛遣公孫隰朋召之無

終子卽遣大將虎兒斑

率領騎兵二千前來助戰桓公復厚賞之人

戎

貪利不厚官無以得其心也

使爲前隊約行將二百里桓公見山路逼峻問于燕

伯曰此地名葵茲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桓公與管仲商議將輕重

資糧分其一半屯聚于葵茲

把穩之

令上率伐木築土爲關留鮑叔牙

把守委以轉運之事

有他把守轉運連戎也放心

休兵三日汰下疲病只用精壯

兵行

要訣兼程而進却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召其將連買計議速

買曰彼兵遠來疲困乘其安營未定突然沖之可獲全勝

亦說得是可見戎出

未嘗無計密盧與之二千騎速買傳下號令四散埋伏於山谷之中只等

齊兵到來行事虎兒斑前隊先到速買只引百餘騎迎敵虎兒斑奮

勇于持長柄鐵爪鎚望速買當頭便打速買大叫且慢來亦挺大捍

刀相迎略鬪數合速買詐敗引入林中一聲呼哨山谷皆應把虎兒

斑之兵截爲二段虎兒斑死戰馬復被傷束手待縛恰遇**齊**侯大軍

已到王子成父大逞神威殺散速買之兵將虎兒斑救出速買大敗

而去虎兒斑先領戎兵多有損折來見桓公面有愧色桓公曰勝負

常事將軍勿以爲意乃以名馬賜之如此用人那怕他不死力虎兒斑感謝不

已大軍東進三十里地名伏龍山桓公和**齊**莊公結寨于山上王子

成父賓須無立二營于山下皆以大車聯絡爲城巡警甚嚴次日**令**

齊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引著騎兵萬餘前來挑戰一連沖突數次

皆被車城隔住不能得入必是這等方弄得精嚴延至午後管仲在山頭望見

或兵漸漸稀少皆下馬臥地口中謾罵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將軍
今日可雪恥也虎兒斑應諾車城開處虎兒斑引本國人馬飛遶殺
出隰朋曰恐或兵有計管仲曰吾已料之矣卽命王子成父率一軍
出左賓須無率一軍出右兩路接應專殺伏兵原來山戎慣用埋伏
之計見或兵堅壁不動乃伏兵于谷中故意下馬謾罵以誘或兵虎
兒斑馬頭到處或兵皆棄馬而奔虎兒斑正欲追趕聞大寨鳴金卽
時勒馬而回密慮見虎兒斑不來追趕一聲呼哨招引谷中人馬指
望悉力來攻却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殺得七零八落或
兵又大敗而回乾折了許多馬匹速買獻計曰或欲進兵必繇黃臺
山谷口而入吾將木石擋斷外面多掘抗塹以重兵守之亦是一策不可輕看
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飛越也伏龍山二十餘里皆無水泉必仰汲于
濡水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令支若將濡流壩斷彼軍中泛水飲必亂亂則必潰

亦是行兵好計不
可以成敗論之

吾因潰而乘之無有不勝一面再遣人求救于孤

竹國借兵助戰此萬全之算也密盧大喜依計而行却說管仲見

兵退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心下懷疑使諜者探聽

行軍最貴偵探要緊之事

回

言黃臺山大路已塞斷了管仲乃召虎兒斑問曰尙有別徑可入否

虎兒斑曰此去黃臺山不過十五里便可以直擣其國若要尋別徑

須從西南打大寬轉絲芝蔴嶺抄出青山口復轉東數里方是

令文

巢穴

行軍必須嚮導止爲此等處要緊

但山高路險車馬不便轉動耳正商議間牙

將連摯稟道**我**主斷吾汲道軍中乏水如何虎兒斑曰芝蔴嶺一派

都是山路非數日不到若無水攜載亦自難往桓公傳令教軍士鑿

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賞公孫隰朋進曰臣聞蟻穴居知水當視蟻蛭

處掘之軍士各處搜尋並無蟻蛭又來稟復隰朋曰蟻冬則就暖居

山之陽夏則就涼居山之陰今冬月必于山之陽

都從博物格物得來

不可亂

掘軍士如其言果於山腰掘得水泉其味清冽桓公曰隰朋可謂聖

矣因號其泉曰聖泉伏龍山改爲龍泉山軍中得水歡呼相慶密盧

打聽得齊軍未嘗乏水大駭曰中國豈有神助耶不知博物速買曰

齊兵雖然有水然涉遠而來糧必不繼吾堅守不戰亦是一策只是不高彼糧

盡自然退矣密盧從之管仲使賓須無假托轉回葵茲取糧却用虎

兒斑領路引一軍取芝蔴嶺進發以六日爲期却教牙將連擊曰往

黃臺山挑戰以綴密盧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並不接戰管

仲曰以日計之賓將軍西路將達矣彼既不戰我不可以坐守乃使

士卒各負一囊實土其中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遇塹坑處卽

以土囊填滿大軍直至谷曰發聲喊齊將木石搬運而進密盧自以

爲無患此大壞事人總是日與連買飲酒爲樂忽聞**戎**軍殺入連忙

跨馬迎敵未及交鋒**戎**兵報西路又有敵軍殺到連買知小路有失

無心戀戰保著密盧望東南而走賓須無追趕數里見山路崎嶇

人馳馬如飛不及而還馬匹器械牛羊帳幕之類遺棄無算俱為

有奪還國子女不可勝計國人從未見此兵威無不箠食壺

漿迎降于馬首桓公一一撫慰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人甚得征夷之法

人大悅桓公召降問曰汝主此去當投何國降戎曰我國與

為隣素相親睦近亦曾遣人乞師未到此行必投也桓公問

強弱并路之遠近降戎曰乃東南大國自朝便有城郭從

此去約百餘里有溪名曰卑耳過溪便是界內但山路險峻難

行耳桓公曰黨山戎為暴既在密邇宜前討之適鮑叔牙遣牙

將高黑邁乾糧五十車到桓公即留高黑軍前聽用于降中挑選

精壯千人付虎兒班帳下以補前損折之數休兵三日然後起程却

說密盧等行至見其主答里呵哭倒在地備言兵恃強侵奪

我國意欲乞兵報仇 答里呵曰俺這里正欲起兵相助因有小恙遲

這幾日不意你喫了大虧此處有卑耳之溪深不可渡俺這里將竹

筏盡行拘回港中



兵播翅亦飛不過俟他退兵之後俺和你領兵

殺去

即前管子所云木經挫折必然復來之說也

恢復你的疆土豈不穩便大將哲花元

帥曰恐彼造筏而渡宜以兵守溪口晝夜巡行方保無事答里呵曰

彼若造筏吾豈不知遂不聽黃花之言再說



桓公大軍起程行不

十里望見頑山連路怪石嗟峨草木蒙茸竹箐塞路有詩爲證

盤盤曲曲接青雲

怪石嗟峨路不分

任是胡兒須下馬

還愁石窟有山君

管仲教取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撒入草樹之間放起火來唵唵剝剝
燒得一片聲響真個草木無根狐兔絕影火光透天五日夜不絕火
熄之後命鑿山開道以便進車諸將稟稱山高且險車行費力管仲

曰馬便于驅馳惟車可以制之乃製上山下山之歌使軍人歌之

上山歌曰

山嵬嵬兮路盤盤木濯濯兮頑石如欄雲薄薄兮日生寒我驅車
兮上巉岼風伯爲馭兮兪兒操竿如飛鳥兮生羽翰音寒陟彼山巔
兮不爲難

下山歌曰

上山難兮下山易輪如環兮蹄如墜聲磷磷兮人吐氣歷幾盤分
頃刻而平地擣彼戎盧兮消烽燧勦勦孤竹兮億萬世

人夫唱起歌來你唱我和輪轉如飛桓公與管仲隰朋等登卑耳之
巔觀其上下之勢桓公嘆曰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管仲對
曰臣昔在檻車之時恐音人見追亦作歌以教軍夫樂而忘倦遂有
兼程之功桓公曰其故何也對曰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

忘其形

二語說得透徹試看守藝人每用力時口中多作歌唱可見

桓公曰仲父通達人情一至

於此於是催趲車徒一齊進發行過了幾處山頭又上一嶺只見前面大小車輛俱壅塞不進軍士稟稱兩邊天生石壁中間一徑止容單騎不通車輛桓公面有懼色謂管仲曰此處倘有伏兵吾必敗矣正在躊躇忽見山凹裏走出一件東西來桓公睜眼看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約長一尺有餘朱衣立冠赤著兩脚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如相迓之狀然後以右手握衣竟向石壁中間疾馳而去桓公大驚問管仲曰卿有所見乎管仲曰臣無所見桓公述其形狀管仲曰此正臣所製歌詞中兪兒者是也桓公曰兪兒若何管仲曰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曰兪兒有霸王之主則出見君之所見其殆是乎拱揖相迓者欲君往伐也握衣者示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也君以向左也鬻翁有詩論管仲識兪兒之事詩云

春秋典籍數而知

仲父何從識俞兒

豈有異人傳異事

張華博物總堪疑

管仲又曰既有水沮幸石壁可守且屯軍山上使人探明水勢然後
進兵探水者去之良久回報下山不五里卽卑耳溪溪水大而且深
雖冬不竭原有竹筏以渡今被國主拘收矣右去水愈深不啻丈餘
若從左而行約去三里水面雖濶而淺涉之沒不及膝桓公撫掌曰
俞兒之兆驗矣國莊公曰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此殆神助君侯
成功也桓公曰此去國城有路多少國莊公曰過溪東去先圍子
山次馬鞭山又次雙子山三山連絡約三十里此乃國朝國三君
之墓過了三山更二十五里便是無棣城卽國國君之都也虎兒
斑請率本部兵先涉管仲曰兵行處萬一遇敵進退兩難須分兩
路而行又精密又穩當其精密乃令軍人伐竹以簾貫之頃刻之間

成筏數百留下車輛以爲載筏軍士牽之下下山頭將軍馬分爲二
隊王子成父同高黑引著一軍從右乘後而渡爲正兵公子開方豎
貂隨著魯桓公親自接應賓須無同虎兒斑引著一軍從左涉水而
渡爲奇兵管仲同連摯隨著魯莊公接應俱于團子山下取齊却說
答里阿在無棣城中不知魯兵去來消息差小番到溪中打聽見滿
溪俱是竹筏兵馬紛紛而渡慌忙報知城中答里阿大驚卽命黃花
元帥率兵五千拒敵密盧曰俺在此無功願引速買爲前部黃花元
帥曰屢敗之人難與同事輕薄之言其實可恨跨馬逕行答里阿謂密盧曰西
北團子山乃東來要路相煩賢君臣把守就便接應俺這裏隨後也
到密盧口雖應諾却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心中頗有不悅之意人
都要不悅不獨密盧也却說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便遇了高黑前隊兩下接
住廝殺高黑戰黃花不過却得要走王子成父已到黃花撒了高黑

便與王子成父廝殺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

西侯大軍俱到

公子開方在右豎貂在左一齊掩上黃花元帥心慌棄軍而走五千

人馬被西兵掩殺大半餘者盡降黃花單騎奔逃將近團子山見兵

馬如林都打著

西

國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纛

了團子山了黃花不敢過山棄了馬匹扮作採樵之人從小路爬山

得脫

西

桓公

大勝

進兵

至團子山

與左路軍馬

做一處列營

再公議

征進

却說

密盧引軍

剛到馬鞭山

前哨報道

團子山已被

西兵所占

只得就馬鞭山屯札

黃花元帥逃命

只得就馬鞭山屯札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認做自家軍馬投入

營中却是密盧密盧曰元帥屢勝之將何以單身至此

乘賤報仇

人難堪死

方

更是不該

黃花斬愧無極索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升又索馬騎與

之漏蹄黃花大恨

人

人要恨不

同至無棣城

見答里阿

請兵報仇

答

里阿曰

吾不聽

元帥之言

以至如此

黃花曰

西侯所恨在

于

今

里阿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

西

侯所恨在

于

今

今

今

里阿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

西

侯所恨在

于

今

今

今

里阿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

西

侯所恨在

于

今

今

今

日之計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獻十國君與之講和可不戰而退是難
官報私仇計筭却未嘗不是答里阿曰密盧窮而歸我何忍賣之宰相兀律古進

曰臣有一計可以反敗爲功答里阿問何計兀律古曰國之北有地

名曰旱海又謂之迷谷乃砂磧音迹水溝有石之地一望無水草從來國人死者棄

之於此白骨相望白晝常見鬼又時時發冷風風過處人馬俱不能

存立中人毛髮輒死又風沙刮起咫尺不辨若誤入迷谷谷路紆曲

難認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獸之患誠得一人詐降誘至彼地不須

廝殺管取死亡八九吾等整頓軍馬坐待其敝豈非妙計答里阿曰

西兵安肯至彼乎兀律古曰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孤竹之令城中東南

百姓俱往山谷避兵空其城市然後使降人告于西侯只說吾主逃

往砂磧借兵彼必來追趕墮吾計矣黃花元帥欣然願往更與騎兵

千人依計而行黃花元帥在路思想不斬密盧之首西侯如何肯信